

續高僧傳卷第十二

戶四

唐 釋 道 宣 撰

義解篇八本傳十五人附見七人

隋丹陽彭城寺釋慧隆傳一

江都安樂寺釋慧海傳二

江都慧日道場釋慧覺傳三

終南山龍池道場釋道判傳四

終南山悟真寺釋淨業傳五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童真傳六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靈幹傳七靈幹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敬脫傳八

唐京師淨影寺釋善胃傳九慧威

京師勝光寺釋辯相傳十

京師大總持寺釋寶襲傳十一曇恭明洪

京師大總持寺釋慧遷傳十二

并州武德寺釋慧覺傳十三慧連慧連明幹

常州建安寺釋智琚傳十四

常州弘業寺釋道慶傳十五

釋慧隆俗姓何氏丹陽句容人也祖剪梁武

陵王長史父巖梁散騎常侍隆十一出家師

於宣武寺僧都沙門慧舒舒道業遐暢風標

清舉學堪物軌德允人師為迴當職秉持攸

寄隆恭撫恪慎備盡師資年屆十三志存聽

學纔欲聞道即感靈瑞有人自稱姓蔣名規

授法華一部便曰將來佛法寔用相寄發言

適竟莫知所之以義推之若非四依齊位九

師均德豈能當斯負荷剋感聖言遂聽法雲

寺確法師成論一遍未周已究深隱習業數

載獨稱標拔及登具戒更采毗尼故得五薨

一河殊製異飲備皆斷覈洞盡銓衡及梁運

蕩覆避世順時雖屬彫荒學功靡棄彭城寺
內引化如流陳氏御曆重闡玄蹤僧正暉公
道門德望於茲寺內結肆開筵義侶玄徒四
方雲萃隆當入室獨冠群英既解慧超挺命
令敷述及暉將化遺旨^{戶四}在斯法筵是繼誠當
嘉旨然其識用淹華言辯清富每至商榷玄
理頓從遲疑雖復談柄屢撝言鋒時礪而碩
難自撤簡綽澄遠隋氏馭宇九有同朝上德
高人咸紆延請隆志存栖晦以老疾致辭居
舊敷弘仍以卒歲仁壽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卧疾二十日遷化爾時冬至告節氣序祁寒
雲布彌天雪飛遍野及中宵之泥洹也天色
開霽星漢澄明豈非神靈哀罔天龍感悼之
明瑞矣然隆慈濟成性不尚華飾柔順知足
無貪爲寶凡講成論三十遍涅槃小品各十

餘遍餘則有差故不具叙未終前領弟子於
高座寺南山頂聚土築壇語曰我若捨形不
煩棺槨可於此處以施禽蟲壇竟便遷誠哉
知命後依遺命仍樹高碑寺沙門法宣爲文
釋慧海姓張氏清河武城人少年入道師事
鄴都廣國寺罔法師聽涅槃楞伽始通再遍
便能覆述上首加賞又經五稔學徒推服更
從青州大業寺道猷法師受摩訶衍毗曇等
然猷慧辯無礙開智難思海以穎脫之才當
斯榮寄以周大象二年來儀濤浦創居安樂
修葺伽藍莊嚴佛事建造重閣躬自經始咸^{戶四}
資率化竭筋力而忘倦蒙寒暑而載馳常以
淨土爲期專精致感忽有齊州僧道詮賣畫
無量壽像來云是天竺雞頭摩寺五通菩薩
乘空往彼安樂世界圖寫尊儀既冥會素情

深懷禮懺乃親神光炤燦慶所希幸於是模
寫懇苦願生彼土沒齒爲念以大業五年五
月旦疹患增甚語弟子曰我當滅矣申手五
指用表終期氣息綿微屬續斯待至五日夜
欬然而起依常面西禮竟跏坐至曉方逝春
秋六十有九顏色恬和儼如神在道俗悲涼
競申接足花香如雨下金寶若山顏充委階
墀福慧之力矣然其自少精苦老而逾篤般
舟密行之法蘭若思惟之儀亟展修行瑞相
常擾兼以慈仁救護有劇諸已誘勸博約必
竭其才宰官居士之流老病貧窮之侶並情
遺重輕德施平等斯固器宇該含末代之通
人也講涅槃三十遍誦法華經一部講五十
遍即以其月九日琢石於寺鐫爲巨室而移
坐焉江都縣令辛孝凱崇信是投内外通捨

解衣撤膳躬自指撝弟子慧暉以全身處乃
架塔築基增其華麗仍建碑旌德於寺之門
秘書學士瑯琊王春爲文
釋慧覺姓孫氏其先太原晉陽人也江右喪
亂遷居丹陽之秣陵焉覺之在孕梁代誌公
不測人也遊宅徘徊顧而言曰此處當出神
童俄而載誕有若符契幼而風神特達氣調
不群雖則青衿便有奇心遠識於五陰六塵
深知泡電誓求離俗二親弗能違也年八歲
出家研精法相其初伏業即興皇朗法師也
學門擁盛咸暢玄風入室之徒莫非人傑覺
稟承宏論備觀幽旨領略津會鑄求幽蹟騁
馳衆妙得自習襟宗匠加賞相繫稱爲法器
加以遊心九部備觀數論詭說異門並尋枝
葉旣而歎曰枌榆豈冲天之舉小道乖適遠

之津聊以忘憂非吾徒也夫澄神入慧莫尚
五門攝山泉石致美息心勝地乃摠衣獨往
止于栖霞寺焉有慧布法師空解第一深明
方等或有未悟韞積于懷佇知音者及見欣
然便即開授又以大智度論江左少弘布備
宗緒將陳請說乃垂覃思申暢幽微布公披
襟歎美即命開講於是舊文新意兩以通之
遠近餐服聞所未聞釋論廣興於斯盛矣陳
晉安王伯恭爲湘州刺史深加禮異并請講
衆南行弘演吏部尚書毛喜護軍將軍孫瑒
並鞠躬頂禮虔仰殊常左衛將軍傅縡學通
內外氣調甚高繼素之間無所推敬每見覺
來必心形俱肅劇談高論留連無已天爵服
人皆如此類隋朝剋定江表憲令惟新一州
之內止置佛寺二所數外加監皆從屏廢覺

戶四

五

懼金剛之地淪毀者多乃百舍兼行上聞天
聽有勅霈然從其所請啓沃神衿弘護像法
信有力焉煬帝昔居藩屏化牧淮甸欽佇勝
人義踰仄席乃賜書曰法師安善涼暑惟宜
承栖遲龜山之域闡揚龍樹之旨其義端雄
辯獨演暢於稽陰談柄微言偏引汲於鏡水
弟子欽風籍甚味道尤深今於城內建慧日
道場延屈龍象大弘佛事盛轉法輪上人名
稱普聞衆所知識今遣迎候遲能光拂也於
即責然來儀膺此嘉命法濟上人者靈智難
思於永福道場請開大論主上親臨法席稱
善久之後止白塔恒事敷說大品涅槃華嚴
四論等二十餘部遍數甚多學徒滿席法輪
之盛莫是過也先是江都舊邸立寶臺經藏
五時妙典大備於斯及踐位東朝令旨允屬

掌知藏事僉曰得人大業二年從駕入京於路見疾而神色怡然法言無廢及至將漸明語如常咸見金剛大神前後圍繞外國梵僧燒香供養初有智覺禪師爰感靈應乃見覺名題於金錄固其所得位地義量難測至三月二十二日遷化於泗州之宿預縣春秋五十有三惟覺美詞令善容止身長八尺風表絕倫攝齊昇堂俯仰可則觀其威儀莫不改容易觀寓目忘倦至於吐納玄言宣揚妙義雄辯清論雲飛泉涌真可謂日月入懷風颿滿室雖復褊志滯情亦頓忘鄙悵然其芝蘭所化陶誘之功日就月將固亦弘矣兼通外典妙善尺牘屬詞染翰造次可觀折簡所至皆爲模楷加以風度淹遠雅量弘深談絕是非心夷彼我峻矣重何人莫之窺信施相積

隨用檀捨二翼之外纖芥罔遺止有論文談疏盈於几篋而已豈非拔俗之奇才通方之正士也有詔喪事所須隨由備辦恩禮周給務從優厚并具舟楫王人將送其年五月十三日還窆於江陽縣之茱萸里傳業學士數甚滋多門人智果稟承遺訓情深追遠乃與同學紀諸景行碑于寺門秘書詔誥舍人虞世南爲文金紫光祿大夫內史侍郎虞世基爲銘見於別集

釋道判姓郭氏曹州承氏人也三歲喪親十五遊學般涉史籍略綜儒道十九發心出家投于外兄而剃落焉具戒已後歷求善友深厭俗累絕心再往每閱像教東傳慨而不睹靈迹委根歸葉未之或聞遂勇心佛境誓當瞻敬以齊乾明元年結伴二十一人發趾鄴

都將經關塞關邏嚴設又照月光踟躕迴首
義無踰越忽值雲奔月隱乘闇度棧遇逢遊
兵特蒙釋放以周保定二年達于京邑武帝
賞接崇重仍令於大乘寺厚供享之經逾兩
載上表乞循先志又蒙開許勅給國書并資

九四

七

行調西度石磧千五百里四顧茫然絕無水

草乘飢急行止經七夕便至高昌國是小蕃

附庸突厥又請國書至西面可寒所

此云天
子治也

彼土不識衆僧將欲加害增人防衛不給糧

食又不許出拾掇薪菜但令餓死有周國使

人諫可寒云此佛弟子也本國天子大臣敬

重供養所行之處能令羊馬滋多可寒歡喜

日給羊四口以充恒食判等放之而自煮菜

進噉既見不殺衆生不食酒肉所行既殊不

令西過乃給其馬乘遣人送還達于長安住

乾宗寺判以先在窮險無人造食遂捨具戒
今返京室後乃更受之停止五年逢靜謐法
師諮詢道務慧業冲邃淹歷五周朝夕聞問
方登階漸會武帝減法與藹西奔于太白山
同侶二十六人逃難巖居不忘講授中百四

論日夜研尋恂恂奉誨雖有國誅靡顧其死
東引尋山岨于華岳凡所遊遁者望日叅焉
遂離考山室二十餘所依承藹德爲入室之
元宗始末一十五年隨逐不捨後藹捨身窮
谷用陳護法判舍酸茹毒奉接遺骸建塔樹

銘勒于巖壁天元嗣曆尋改邪風創立百二
十人爲菩薩僧判當其數初住陟岵寺大隋
受命廣開佛法改爲大興善焉判道穆僧徒
歷總綱任敦攝鼻倫有光先範開皇之肇於
終南山交谷東嶺池號野睹迥出雲端俯臨

原陸躬自案行可爲栖心之場也結草爲庵
集衆講說開皇七年勅遣度支侍郎李世師
將天竺醫工就造精舍常擬供奉知判道業
修曠給額爲龍池寺焉大將軍雲定興以爲
擅越四事供給無爽二時侍郎獨孤機戶四食奉

音猷於宅後園別立齋宇請來栖息終日將
事稟其法戒薛國公及夫人鄭氏夙奉清訓
年別至山諮承戒誥決通疑議以大業十一
年五月四日平旦卒於山寺春秋八十有四
初判釋蒙啓法性狎林泉少欲無競樂居儉
攝行慈濟之偏所留心履苦登危彌其本意
故每至粟麥二熟行乞貯之至厚雪彌山則
遺諸飛走所以山侶遊僧蒙其獎濟者殷矣
又食不擇味生無患苦僧事執掌身先令之
而弘道終朝虔虔無怠雖暫遊世恒歸山室

斯亦巖岫之學觀矣

釋淨業俗姓史氏漢東隨人也年登小學即
霑緇服閭里嘉之號稱賢者專經之歲割愛
出家淨養威儀霜厲冰潔受戒已後遊刁河
內精研律部博綜異聞時有論師慧遠樹德
漳河傳芳伊洛一遇清耳便申北面學涅槃
等經皆品酌其致弘宣大旨而恨文廣功略
章句未離及遠膺詔入闕業亦負裘陪從首
尾餐承盡其幽理晚就曇遷禪師學於攝論
遷器宇崇廓墻仞重深遂舉知人同揚樂說
嘉業鑽仰誠至乃傾襟導引隨聞頂受緘勒
寸心開皇中年高步於藍田之覆車山班荆
採薇有終焉之志諸清信士敬揖戒舟爲築
山房竭誠奉養架險乘懸製通山美今之悟
真寺是也業確乎內湛令譽外馳仁壽二年

被舉送舍利于安州之景藏寺初通行諸基
欲於十力寺置之行至景藏忽感異香滿院
衆共嗟怪因而樹立將下舍利赤光挺出照
于人物寺重閣上聞衆人行聲及往掩捕扇
閉如初一人不見塔北有池沙門淨範爲諸
道俗受菩薩戒乃有群魚游躍首皆南向似
受歸相範即乘舟入水爲魚授法魚皆迴頭
繞船如有聽受都無有懼業慶其所遇乃以
舍利置於佛堂先有塑菩薩一軀不可移轉
至明乃見迴身面於舍利狀類天然一無損
處屢興別瑞傳言不盡大業四年召入鴻臚
館教授蕃僧九年復召住禪定寺聯翩荏苒
微壅清曠後欲返於幽谷告同學曰此段一
行便爲不返而別未淹旬已聞怛化春秋五
十有三達生知命斯亦至哉即大業十二年

二月十八日也露骸松下初業神岸溫審儀
止雍容敦仁尚德有古賢才調篤愛方術却
粒練形冰玉雲珠資神養氣而卒非其所治
徒載聲芳潔已清貞差爲傳德矣

釋童真姓李氏遠祖隴西寓居河東之蒲坂
焉少賦生死希心常住投曇延法師爲其師
範綜掇玄儒英猷秀舉受具已後歸宗律句
晚涉經論通明大小尤善涅槃議其詞理恒
處延興敷化不絕聽徒千數各標令望詳真
高譽繼迹於師開皇十二年勅召於大興善
寺^{十四}
對翻梵本十六年別詔以爲涅槃衆主披解
文義允愜衆心而性度方正善御大衆不友
非類唯德是欽仁壽元年下勅率土之內普
建靈塔前後諸州一百一十一所皆送舍利
打剎勸課繕構精妙真以德王當時下勅令

往雍州創置靈塔遂送舍利於終南山仙遊寺即古傳云秦穆公女名弄玉習仙升雲之所也初真以十月內從京至寺路逢雨雪飛奔滂注淹漬人物唯舍利與上獨不濡潤同共異之寺居衝谷日夕風震自靈骨初臨迄于藏瘞怡然恬靜燈耀山谷兼以陰雲四塞雨雪俱零冀得清霽見日有符程限真乃手執熏爐興發大願恰至下期冬日垂照時正在午道俗同慶及安覆訖還復雲合大衆共歎真心冥感之所至也大業元年營大禪定下勅召真爲道場主辭讓累載不免登之存撫上下有聲僧綱又以涅槃本務常事弘獎言今之設多附斯文大業九年因疾卒于住寺春秋七十有一真抱操懷亮朋附高流廝下之徒性非傾徒寺既初立宰輔交叅隆重

戶部

十一

居懷未始迎送情繫天表卒難變節當正臨食衆將四百大堂正梁忽然爆裂聲駭震霆一衆驚散咸言摧破徒跣而出者非一唯真端坐依常執匙而食容氣不改若無所聞兼以偏悲貧病撤衣拯濟躬事扶視時所共嘉剛柔兼美焉

釋靈幹姓李氏金城狄道人祖相封於上黨遂隨封而遷焉年始十歲樂聞法要遊寺觀看情欣背俗親弗違之年十四投鄴京大莊嚴寺衍法師爲弟子晝夜遵奉無怠寸陰每入講堂想處天宮無異也十八覆講華嚴十地初開宗本披會精求僉共怪焉又酬抗群鋒無所躡礙衆益欣美冠年受具專志毗尼而立性翹仰恭攝成節三業護持均持遮性周武滅法通廢仁祠居家奉戒儀體無失隋

開佛日有勅簡入菩薩數中官給衣鉢少林
安置雖蒙厚供而形同俗侶開皇三年於洛
州淨土寺方得落髮出家標相自此繁興有
海玉法師構華嚴衆四方追結用興此典幹
即於此衆講釋華嚴東夏衆首咸共褒美開

皇七年因修起居道業夙聞遂蒙別勅令住
興善爲譯經證義沙門至十七年遇疾悶絕
唯心不冷未敢藏殯後醒述云初見兩人手
把文書戶前而立曰官須見師俛仰之間乃
與俱往狀如乘空足無所涉到一大園七寶
樹林端嚴如畫二人送達便辭而退幹獨入
園東西極目但見林地山池無非珍寶焜煌
亂目不得正視樹下花座或有人坐或無坐
者忽聞人喚云靈幹汝來此耶尋聲就之乃
慧遠法師也禮訊問曰此爲何所答是兜率

戶四

十二

陀天吾與僧休同生於此次吾南座上者是
休法師也遠與休形並非本身項戴天冠衣
以朱紫光偉絕世但語聲似舊依然可識又
謂幹曰汝與我諸弟子後皆生此矣因爾覺
悟重增故業端然觀行絕交人物仁壽三年

舉掌寺任素非情望因復俯從其年奉勅送
舍利於洛州便置塔於漢王寺初建塔所屢
放神光風起燈滅而通夕明亮不須燈照又
感異香從風而至道俗通見四月八日卜舍
利時寺院之內樹葉皆萎烏鳥悲叫及填平
滿還如常日時漢王諒作鎮晉陽承幹起塔
王之本寺遠遣中使賜什物然其善於世
數機捷樞要辯注難加嘗爲獻后述懺帝心
增感歎歛連濡乃賜帛二百段用旌隆敬大
業三年置大禪定有勅擢爲道場上座僧徒

一盛匡救有序至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卒於寺房春秋七十有八幢蓋道俗相與奔隨乃火葬於終南之陰初幹志奉華嚴常依經本作蓮華藏世界海觀及彌勒天宮觀至于疾甚目睛上視不與人對久之乃垂顧如常日

戶四

十三

沙門童真問疾因見是相幹謂真曰向見青衣童子二人來召相遂而去至兜率天城外未得入宮若翹足舉望則見城中寶樹花蓋若平立則無所見也旁侍疾者曰向舉目者是其相矣真曰若即住彼大遂本願矣幹曰天樂非久終墜輪迴蓮華藏世界是所圖也不久氣絕須臾復通真問何所見耶幹曰見大水遍滿華如車輪幹坐其上所願足矣尋爾便卒沙門靈辯即幹之猶子也少小鞠育誨以義方攜在道位還通大典令住勝光寺

衆議業行擢知綱任揚導華嚴擅名帝里云釋敬脫不詳姓氏汲郡人也年少出家以孝行清直知名雖該覈小大偏明成實講解周鏡不虧聲聞開張衡術章疏惟新爲後學宗仰又善聲韻兼通字體蒼雅林統識其科蹤文章篇什頗預倫伍同住房院罕見餘談手不輟卷專師廣瞻威儀修整未曾反顧身極長大充滿圓成時共目之以爲僧傑人有達於帝者乃追住慧日四海齊架又無與競志節堅正最爲稱首帝欲試諸大德誰爲剛亮通命引入允武殿勅監門郎將段文操拔刀逐之令走諸大德並趨步速往唯脫緩步如常語操曰卿何事以此相逼及上殿坐語論佛理帝徐顧操曰衆僧素不知俗法監門何得催耶私異脫之大志也勅賜大竹扇面闊

三尺即令執用并賜松抱高標令著於宮中
而出帝自送之曰誠僧傑矣爾後常弘成實
無替時序以大業十三年卒于東都鴻臚寺
春秋六十三自脫之聽學也常施荷擔母置
一頭經書及筆又置一頭若至食時留母樹

十四

十四

下入村乞食用以充繼其筆絕大麤管如臂
可長三尺方丈一字莫不高推人有乞書者
紙但一字耳風力道逸觀之不厭皆施諸壁
上來往觀省東都門額皆脫所題隨一賦筆
更不修飾時慧日有沙門法楞者偏弘地論
著述疏記聲名相副見重道場及于終世以
事聞奏帝哀之殯殮所資皆從天府

釋善胃俗姓淮氏瀛州人少出家通敏易悟
機悟爲心預涉講會樂詳玄極大論涅槃是
所續注齊破投陳奔造非數年屬荐餒告乞

是難日濟一餅纔充延命形極羸悴衆不齒
錄行至一寺聞講涅槃因入論義止得三番
高座無解低頭飲氣徒衆千餘停偃講唱於
是扶舉而下既至房中奄然而卒胃時論訖
即出竟不知之後日更造乃見造諸喪具因

問其故乃云法師昨爲北僧所難乃因即致
死衆不識胃不之擒捉聞告自審退而潛焉
經于數日後得陳僧將挾復往他講所論義
者無不致屈斃者三人由此發名振續大光
吳越隋初度北依遠法師止于京邑住淨影

十四

十五

寺聽徒千數並鋒銳一期而胃覆述豎義神
彩秀發偏師論難妙通解語遠制涅槃文疏
而胃意所未弘乃命筆改張剖成卷軸鑿深
義窟利寶罔遺遠聞告曰知子思力無前如
何對吾改作想更別圖可邪胃曰若待法師

即世方有修定則胄之虛名終無實錄遠乃從之疏既究成分宗匠世亟有陳異遠亡之後勅令於淨影寺爲涅槃衆主開皇將末蜀王秀鎮部梁益攜與同行岷嶓望德日歸道成務逮仁壽末歲還返關中處蜀道財悉營尊像光座嚴飾絕世名士雖途經危險而步運並達在京供養以爲模範會文帝置塔勅送舍利于梓州牛頭山華林寺嚴興將達感猪八頭突到輿下從行至館驅逐乃走還來如故漸至城治黑蜂四枚形甚壯偉隨輿旋遶數匝便去既至州館夜放大光明徹屋上如火焰發食頃方滅又掘塔基入深丈餘正當函處得古瓷瓶無蓋有水清澄香美乃用盛於函內寺有九層浮圖從西南角第二級放光上照相輪如五石甃許黃赤如火良久

方隱又堂內彌勒像亦放眉間紫光并二菩薩亦放赤光通照寺院前後七度衆人同見除不來者及大業造寺廣召德僧胃應高選又住禪定屢開法席傳響相尋因感風疾脣口喎偏時人謂改張遠疏之所及也初遠以涅槃爲五分末爲闍維分胃尋之揣義改爲七分無有闍維第七云結化歸宗分自風疾多載而問難尋常爲諸學者所共驚憚後忽患損口如恒日胃曰吾患旣差命必終矣此不可怪理數然也大業十三年欲返本寺衆不許之乃以土塞口欲自取死寺衆見其志決方復開許以武德三年八月內終於淨影寺春秋七十有一初患篤謂門人曰吾一生正信在心於佛理教無心輕略不慮淨土不生即令拂拭房宇燒香嚴待病來多日委卧

不起忽爾自坐合掌語侍人曰安置世尊令坐口云世尊來也宵今懺悔慙愧如是良久曰世尊去矣低身似送因卧曰向者阿彌陀佛來汝等還見不不久吾當去耳語頃便卒葬于城南韋曲之北崖遵遺令也弟子慧威住大總持講尋宗迹著名京室

釋辯相姓史瀛州人也性愛虛靜遊聽有聲業綜經術齊趙之方備聞芳績後旋洛下涉諸法席又往少林依止遠公學於十地大小三藏遍窺其奧隅而於涅槃一部詳覈有聞末南投徐部更採攝論及以毗曇皆披盡精詣傳名東壤光聞師資衆所歸向開皇七年隨遠入輔創住淨影對講弘通仁孝居心崇仰師轍仁壽置塔勅令送舍利於越州大禹寺民庶歡躍欣見遺身未及出間光自涌現

戶四

十七

青黃赤白四色昭彰流溢于外七衆嗟慶勝心屢動又於山側獲紫芝一枚長二尺三寸四枝三蓋光色鮮奇還返京都大弘法席常聽學士一百餘人並得領袖當時親承音誥大業之始召入東都於內道場敷散如故僞鄭擁逼同固洛濱武德初年蒙勅延勞還歸京室重弘經論更啓蒙心今上昔在弘義欽崇明德延入宮中通宵法論亟動天顏矚賜豐美乃令住勝光此寺即秦國之供養也故以居焉晚以素業所資慧門初開追崇淨影仍就講說又捨所遺圖遠形相常存敬禮用光師範以貞觀初年因疾纏身無由取逝乃隱避侍人自縊而卒在于住寺春秋七十有餘矣相爲人敦素形色鮮白眉目濃朗儀止閑恭商推名理接頓詞義有神彩矣

釋寶襲貝州人雍州三藏僧休法師之弟子
休聰達明解神理超逸齊末馳聲廣於東土
周平齊日隱淪本州天元嗣立創開佛法休
初應詔爲菩薩僧與遵遠等同居陟謁開皇
七年召入京輦住興善寺襲十八歸依誦經
爲業後聽經偏以智度爲宗布響關東高聞
時傑從休入京訓勗爲任開皇十六年勅補
爲大論衆生於通法寺四時講化方遠總集
逮仁壽造塔又勅送舍利於嵩州嵩岳寺初
雲霧暗合七日蒙昧襲乃擎爐發誓願將限
滿下舍利時得見日彩俄而所期既至天開
光耀日當正午旣副情望遂即藏翳末又送
于邢州汎愛寺忽於函上見諸佛菩薩等像
及以光明周滿四面不可殫言通於二日光
始潛沒而諸相猶存及當下時又見卧像一

戶四

十八

軀赤光踊起襲欣其所感圖而奉敬至文帝
升遐起大禪定以名稱普聞召而供養武德
末年卒於住寺春秋八十矣有弟子曇恭明
洪皆善大論恭少而機辯見解有名屢講經
論京室稱善護法臣弼頗存聖言貞觀初年
勅徵爲濟法上座綱維僧務傳芳季緒後召
入弘福又令知普光寺任德爲時須故輪轉
無定卒於任所洪亦以榮望當時紹宗師業
召入普光時復弘法而專營浴供月再洗僧
繼踵安公歸心慈氏云

釋慧遷瀛州人也好學專問愛翫地論以爲
心賞之極負錫馳騁求慕郢匠雖研精一部
而橫洞百家每至難理則群師具叙有齊之
時早扇名實又從遠公重流前業義不再緣
周經一紀併通涅槃地持並得講授齊亡法

毀南奔陳國大隋革運又歸鄉壤行經洛下
還附遠焉故業新聞備填冑臆及遠入關從
而來至住大興善弘數爲任開皇十七年勅
立五衆請遷爲十地衆主處寶光寺相續講
說聲績攸陳仁壽二年勅令送舍利於本鄉
弘博寺既至掘基入地六尺感發紫光散衝
塔土其相如焰似今像所佩者又土上成字
黑文分明云轉輪王佛塔也見此靈相咸慶
希逢仁壽四年又於海州安和寺起塔掘深
五尺便獲白土色逾於粉遍滿坑中復深八
尺於白土內得白玉一枚方餘徑尺光潤難
比及將下旦放大光明通照城郭色如紅火
舍利出瓶分爲六粒現希有事衆皆歎訝遷
後頻開十地京邑乃多無與比肩者及大禪
定興召入處之武德末年卒於所住春秋七

十有九矣自遷之歿後十地一部絕聞開壤
道由人弘於斯驗矣有心之寄誠可勵諸
釋慧覺俗姓范氏齊人也達量通鑒罕附其
倫而儀形秀峙眉目峯映衣服鮮潔身長七
尺容止溫弘顧步淹融鏘鏘然也執持行路
莫不駐步迎睇而目送者其威儀感人如此
明華嚴十地講席相繼流軌齊岱榮名遠著
門學成風大隋受禪闡隆像法以文皇在周
既總元戎躬履鋒刃兵機失捷逃難于并城
南澤後飛龍之日追惟舊壤開皇元年乃於
幽憂之所置武德寺焉地惟泥濕遍以石鋪
然始增基通於寺院周閭千計廊廡九重靈
塔雲張景臺星布以覺識解騰譽召而處之
弘闡法門多以華嚴爲首受悟請益宏略遵
於四宗後被請高陽允當講匠聽衆千餘堂

宇充溢而來者不絕遂停法肆待有堂宇方可弘導爰有施主即爲造千人講堂締構斯須不月便就既登法座衆引充滿覺威容宏雅其狀若神談吐抑揚汲引玄隱披釋冲洽聽徒竦戴誠博義之弘量也著華嚴十地維

戶四

二十

摩等疏并續義章一十三卷文質恢恢條貫倫約齊魏明德咸誦行之至武德三年會獫狁南侵覺少有恙通告門人曰吾其去矣侍者曰今寇賊臨城人路阻絕知何處去答曰生死道長去留無日明當別矣乃勅出身資爲僧設食與衆取訣通夜正念精爽泠然明相纔出奄然從化春秋九十矣初覺慧解之性素蓄質襟福業攝生隨喜者衆凡有營理身助修治故寺之基址咸由勸勉又聞往生淨土園施爲功不遠千里青州取棗於并城

開義寺種之行列千株供通五衆日呈茂美斯業弘矣時寺有二僧俱名慧達遠公門人善解當世武德之初京邑呈美又有明幹者亦亞其倫相與傳燈流芳不絕

釋智琚新安壽昌人俗姓李氏原其世系出

自高陽末曹任爲理官仍以爲姓時代音變遂以理爲李因而氏焉其本冀州趙郡典午東遷徙居江左父禕仕梁貞外散騎侍郎琚年十九便自出塵聽坦師釋論未淹灰管頻聞精義坦即隋齊王暕之門師也次聽雅公

戶四

三十一

般若論又聽譽公三論此三法匠名價九重琚欲潔操秉心偏窮法性諸高座主多無兼術古人有言學無常師斯言有旨廣尋遠討曲盡幽求年二十七即就敷講無礙辯才衆所知識說經待問亟動恒倫及坦將逝以五

部大經一時付囑既蒙遺累即而演之聲駕
載隆玄素攸仰然其口不言人眼無受色牢
醍弗嘗葷辛無犯入室弟子明衍受業由來
便事之爲和上云前謂曰吾以華嚴大品涅槃
釋論此之文言吾常吐納今以四部義疏
付囑於汝乃三握手忽然而終卒於常州之
建安寺即武德二年六月十日也寔於毗壇
之南寺之舊堦衍姓丘氏晉陵名族容止可
觀精彩卓異敬崇芳績樹此高碑于寺之門
前陳西陽王記室譙國曹憲爲文

釋道慶姓戴其先廣陵後遁度江家于無錫
年十一出家事吳郡建善寺藏闍黎服勤盡
禮同侶所推十七出都聽彭城寺講成實論
大義餘論皆莫之遺所以時匠目曰懸日月
於懷中注江河於口內者誠歸於慶矣既荷

嘉問倍志兼常利齒聞於既往高座屬於茲
日及陳祚云亡法朋彫散東歸無錫居鳳光
寺學徒載萃誨誘如初後止毗壇弘業寺專
事闡弘無棄涼暑然其容止善言笑淡名利
厚交遊毫翰奔涌琴詩婉妙風神閑縱韻宇
虛凝應物有方履機無忤以武德九年八月
終於寺房春秋六十一即以其月二十三日
寔於扶塘之山律也穿壙之日鍬鍤繞施感
白鶴一群自天而下遙曳翻翔摧藏哀喚自
非道光遠被何由致此異祥同寺沙門法宣
戶四
曰余與伊人言忘道狎京輦少年已欣共被
二十二
他鄉衰暮更喜同袍月席風筵接腕晤語吾
子經堂論室促膝非異人豈意玄穹殲我良
友千行徒洒百身寧贖未能抑筆聊書短銘
其詞曰

十力潛景四依匡世踵德連暉伊人是繼
宮牆戒忍燈炬禪慧並驅生林分庭安寂
論堂撫王義室芬蘭坐威師子衆遶栴檀
道潔塵外理析談端四儀式序三業惟安
穢土機窮勝人現滅帳留餘影車迴去轍
隴月孤照墳泉幽冽竹露暫團松風長切
氣運有終德音無絕

續高僧傳卷第十二

音釋

春時忍切 樞苦侯切 瑒與章切 綽子代切 颯甫遙切
棧士諫切 恆苦協切 縻蘇協切 嶺侯古切
續子卯切 緯於宜切 挑雉矯切 鋤山切 鍾七遙切
田器也 穢子康切 域也 鍾楚切

上

下三